

混沌美——现代科学的观点

现代科学所讲的混沌，是指聚散有法，周行而不殆，回复而不闭。理论物理学对混沌运动的研究表明，混沌貌似无序，但却井然有序，且有明确的结构。从模糊（英文 Fuzzy，音译、意译“勿断”或“乏断”）数学看，混沌是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内在的随机过程。混沌来自非线性，而非线性的本质，是变量之间的依从关系蕴含多值性。混沌始自分叉，继而突变，经过不断的周期变化形成，其变化秩序具有规律性，利用数学中的迭代方程可以证明它存在着一定的序列。混沌现象是自然界中的普遍现象，一个著名表述就是蝴蝶效应：南美洲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，就会在佛罗里达引起一场飓风。

今天伴随计算机等技术的飞速进步，混沌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影响深远、发展迅速的前沿科学，混沌理论已成为相对论、量子力学问世以后现代物理学的第三次大革命，在人类社会和科学领域有广泛的用途。因此，混沌既不虚无也不神秘，可以通过科学解析。混沌美同样如此。

以混沌为载体的混沌美，是一种形态特殊而奇妙的美。这种美，中国哲人心向往之，西方智者也为之瞩目。西方古典天文学中有一种康德—拉普拉斯星云说，认为横无际涯、混混沌沌的星云，在宇宙中流动不息，聚散不停，时而吸引，时而排斥。这星云瑰丽而雄浑，显现了叹为观止的混沌美。

事实上，混沌美不仅在宇宙中存在，在我们身边也存在。例如，当一个人点燃一支烟后，他看到先是一条稳定笔直的烟柱冉冉上升，接着烟柱不断变化，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流动，最后弥漫成混沌状态。他看着这种状态，会悠然自得、浮想联翩，感到面前弥漫的烟雾有一种不可言状的美，朦朦胧胧的美。这种美，在天光云影中有，在荷塘月色中有，在大河小溪的湍流中有。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审美观照的眼睛，有一颗宁静致远的心，就不难发现。

但准确地认识混沌美，还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解析。不论是天体演化，还是生物变异，都是从简单到复杂，从无秩序的混乱到高度分化了的单体，从非生物到生物的不断运动过程。可见，混沌既变化又有规律性，特点是有乱有整，乱中见整，形成不齐之齐，无秩序之秩序。这正是形式之美、和谐之美、多样统一之美。

现在，随着学界的交叉联系，又有新学科科学美学、模糊美学应运而生。前者是科学在美学的介入，是说物理现象大都具有科学美。后者是数学在美学的应用，是说数学的模糊性具有一定的模糊美。这就有可能将混沌美和模糊美的联系和区别，解析得更为确切和科学。这里只指出一点：模糊美的观照、特性、范畴和美感形态比较广泛，世上很多事物都有它的存在和表现。混沌美则因为它兼有哲理和诗意的特点，主要存在于宇宙和文艺领域。

混沌美的哲理和诗意

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一朵奇葩，这就是很特殊很重要但至今没有很好研究的范畴——混沌。古代哲人认为，混沌是世界开辟前的状态，也就是汉代班固在《白虎通·天地》中所说的“混沌相连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”的景象。对这种景象的描绘，道教典籍《太始经》中有一段话最为具体而形象：“昔二仪未分之时，号曰洪源，溟滓蒙鸿，如



▲ 老子像

混沌美解析

◆ 姚金兴



▲ 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

鸡子状，名曰混沌。玄黄无光无象，无音无声，无宗无祖，幽幽冥冥。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竚轮无外，湛湛空虚，于幽原之中，而生气焉。”这话说得迷离恍惚，但也使人油然而生神奇之情、浩渺之感。

《老子》中有对混沌的权威解析，其第二十五章曰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为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”这说明“天下母”的混沌是万物之源的道，而道正是世界的本质和规律。可见混沌的哲理既强且深，决不是浑浑噩噩、虚无缥缈，令人莫名其妙的东西。不仅如此，《老子》第二十一章曰：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“道”的“恍惚”和“窈冥”，不是纯哲理性的抽象的，而



▲ 龙黔石《腾飞》

是具体的有“象”（外象）有“物”（内涵）的，而这指的就是混沌的诗意。于是，混沌美的哲理和诗意奇特而美丽，和谐统一、美轮美奂。

混沌美的哲理和诗意妙不可言，似乎可意会不可言传，原因在于这种美不是清晰明白、一目了然，造成艺术鉴赏、艺术表现和艺术评论一定难度。中国古人的混沌思维出奇制胜，化难为易，使古典文学和艺术焕发奇光异彩。

混沌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，在于它融合了一些特异思维的功能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思维特性。例如它融合了原始思维的形象性、想象性、整合性、互渗性，通过“以己度物”，创造的艺术形象古朴而稚拙，有原始艺术狂放不羁的野性。如中国史前文化中龙飞凤舞的远古图腾，女娲伏羲的神话传说，巫术礼仪的原始歌舞。

再如混沌思维时往往倾注生命、突出人格、体认自我，于是在大千世界中感兴勃发、诗思奔涌，形成诗性隐喻的情感形象。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所说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表现为自然人化和艺术风格的诗性思维。先秦诗经的意境、象征和咏叹，楚汉屈骚的深沉、奇异和浪漫，唐宋诗词的婉约、奇郁和豪放，就是如此。

因此，混沌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自混沌思维，而混沌思维的底蕴是哲学—艺术思维。其雾中花、水中月的美感形态，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审美旨趣，在充分体现间接美的同时，开拓哲学思维的深广自由度，造成艺术思维的时空延展性，使得混沌美融哲理和诗意于一体而奇妙无比。

空灵——古典美学中的混沌美

老庄认为，道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其实，美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那么模模糊糊、隐隐约约、朦朦胧胧的混沌呢？

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一体相连，古典哲学中的混沌在古典美学中有各种表现，其中之一就是空灵。

老子心目中的“道”，从古典美学角度看，非常空灵。空灵不仅是老子所说的“大音希声”、“大象无形”的形相，而且是艺术性的审美思维现象。混沌和道一样空灵，未尝不可以看作是非具象的审美思维方式，它从无形性、整体性、连续性、变化性上把握审美对象，充分显示了东方的哲学意识和美学特征，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：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融合而成的混沌形态，在空灵上体现得再清晰不过了。

古典美学推崇空灵。宋代严羽曰：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（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）清代叶燮曰：“惟不可名言之理，不可施见之事，不可径达之情，则幽渺以为理，想象以为事，惆怅以为情，方为理至、事至、情至之语。”（《原诗》内篇）。可见空灵的妙处，很大程度上在于言不尽意的“幽渺”、“惆怅”，也就是微茫、依稀、飘忽的模糊或混沌。

由于混沌的古典美学形态之一是空灵，因此它是不能轻易把握的。它飘逸、迷蒙、捉摸不定，难以用分析的推理的逻辑思维方法去认识它，只有通过直觉感受它观照它才能领略它那虚实相生、情景交融的意象，接近它那变幻不定、光怪陆离的境界。空灵的意象和境界，只能为东方人领略，也只能为深层心理中积淀着庄禅意识的东方哲人智者、文学家、艺术家所把握。

隐秀——古典文艺中的混沌美

混沌在中国古典文艺中有多种表述。唐代司空图的《诗品》谓之雄浑，曰：“大用外腴，真体内充，返虚入浑，积健为雄。具备万物，横绝太空，荒荒油云，寥寥长风。”这是说诗的气势恢宏，其艺术效果如太空中的油云长风，突出的是混沌的浩瀚气象。清代石涛的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谓之絪縕，曰：“笔与墨会，是为絪縕。絪縕不分，是为混沌。”这是说笔墨形成的絪縕，其艺术效果如浓郁的云气蒸腾，突出的是混沌的弥漫形态。但不管是雄浑还是絪縕，都体现了艺术的混沌美。

在古典文艺特别是诗词中，混沌美更多的是体现为藏而不露、言不尽意的含蓄。如《诗经·蒹葭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诗的意境如雾里看花，把烟水苍茫中的含情脉脉，流露得扑朔迷离、低回婉转，极尽混沌美的含蓄功能。再如白居易的《望江南》词：“花非花，雾非雾，夜半来，天明去。来如春梦不多时，去似朝云无觅处”，其诗意摇曳飘忽、曲折有致，把混沌美的含蓄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古诗中混沌美的典范，是李商隐的诗，其美学形态为隐秀。刘勰认为，“隐也者，文外之重旨者也；秀也者，篇中之独拔者也。隐以复意为工，秀以卓绝为巧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隐秀》）李商隐的隐秀诗多多，代表作《锦瑟》为千古名篇，慨叹坎坷一生，更为深情绵邈，沉郁顿挫，韵味无穷。诗的颌联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”和尾联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，使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手抱锦瑟的一唱三叹，听到诗人闪烁其词的弦外之音。这种曲径通幽、深情缱绻的混沌美，就是隐秀的艺术特征，把诗意诗情的蕴藉和深邃推向极致，显示了诗人戛戛独造的艺术独创性。

朦胧——革故鼎新的混沌美

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脱胎于混沌美的朦胧，在现代文艺中不乏渗透和颇多表现。歌星齐秦演唱的民歌《朦胧》，“朦朦胧胧，看过你一眼，从此不曾合眼”，其言不尽意、欲语还休的特色，把情爱中朦胧的情思唱得恍恍惚惚、缠缠绵绵。1980年开始忽然出现一个北岛、舒婷、顾城等诗人的新潮诗派，一时“朦胧诗”风靡诗坛，如顾城的诗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其委婉和隐晦的风格，引人注目，广为传颂。

随着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扬，中国画坛有识之士对混沌美有了相当的认识，已开始了执着的追求。不少画家摆脱了纤弱无力的情趣，有意识地把混沌美融入自己的笔墨，以朦胧着力表现人与宇宙的存在本体，表现画家的真情之流与艺术的生命之流的内在肌理，表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协同互补。在他们笔下，混沌美体现为线条纵横、色块斑斓、形象奇崛的巧妙组合，黄河之魂、龙的传人化成了苍茫、奔腾、激越的奇景幻象。不论是中国画，还是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，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节奏、力度、气势和韵味。

画坛上对混沌美的瞩目和表现，最突出的体现在运用中国传统笔墨创作的抽象画中。这种别具一格、独辟蹊径、有着浓重民族风味的抽象画，以朦胧表现混沌，十分耐人寻味。如两幅题为《腾飞》《气游》的画，满纸水墨淋漓、烟云朦胧中，墨韵扩散，回旋，扶摇直上，仿佛有似云非云、似龙非龙之物，喷薄浩然之气，磅礴天地之间。有人问这画的作者：是什么引起你创作的激情和灵感？他莞尔一笑，言简意赅地说：“是混沌的哲学，是混沌之美。”可见，混沌除了古人用来描绘宇宙本源生成状态外，更是一种东方特有的观世态度和表现方式。画家已经从混沌—朦胧的审美感觉，获得一种无意识的原始启示和创造力，熔铸为革故鼎新的艺术生命。

结语：混沌美从传统艺术走向现代艺术

凡是有着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人，莫不对混沌美怀有特殊的感情。他们往往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手段，在文字和画面中化为一片片浩流转、缥缈无际的意境，融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为一体的境界。于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艺术家的作品总有混沌美的种种特征：不确定性、多样性、灵活性、随机性和模糊性。特别是模糊性在文学艺术中形成的结构模糊、造型模糊、形象模糊、语汇模糊、色彩模糊和线条模糊，给人以丰富的想象，引起人无穷的美感。这种影影绰绰的艺术美，不也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朦胧美吗？

然而，混沌美在传统艺术中的表现形态，又不只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朦胧美，它至今还保持着它固有的艺术规律性。这就是上述混沌的物理、数学规律性在艺术中的体现。当我们为隐与显、有与无、疏与密、张与弛、开与合、聚与散等混沌而统一的表现方法击节赞叹，以及欣赏中国画的泼墨写意，书法的虚实用笔，古典诗词的意在言外，都有情与景、虚与实、动与静、浓与淡、燥与润等混沌美感的时候，深深感悟混沌美的独特魅力。

当我们为古今往来的中国传统艺术的云蒸霞蔚、波澜起伏、纵横捭阖、跌宕起伏多姿神秘的时候，又深深感悟其中有一种超乎常规而又不离准绳的艺术整体性——的原则。这原则来自老子说的道，也就是混沌。而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（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）因此，混沌是一，是有机的整体。也因此，混沌不是支离破碎，混沌美不是杂乱无章。这是混沌美及其规律性，在冥冥之中统一的显现和控制。

真正的中国传统艺术家就是这样，在混沌中呈现有章有法的参差之美，并在混沌中获得自由，熔铸象征，拓展空间，进入无限。

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结合，促使混沌美成为传统艺术的一种基因或元素。传统艺术在现代的发展，又必然促使混沌美从传统艺术走向现代艺术。我们相信，混沌美在传统艺术中熠熠生辉，也一定在现代艺术中光彩夺目。